

编者按:《诗经》是两三千年前古代先民自主创制的唱诗,于民间立场俯身土俗文化绿洲,开拓体现自己旨趣的祭祀唱诗乐土,千百年来,光焰不熄。作为同样也是紧接生活地气、充盈生命活力的广西山歌,与《诗经》有着很深的缘分。我们可以将《诗经》汇融进自己的母体,转化为具有山歌特色的表达。多年来,宋安群先生致力于八桂山歌和《诗经》的研究,对八桂山歌翻译《诗经》进行了有益探索,特选载若干篇什以飨读者。

# 八桂山歌译《诗经》之一

□ 宋安群

《诗经》首篇《关雎》

琴瑟觐妹邀不动,莫非耍敲钟鼓邀?

【译文】

洲上斑鸠叫咕咕,问妹有夫没有夫。  
妹是苗条好配偶,哥想娶妹共一屋。

长短苻菜顺水漂,像妹扭摆软身腰,  
白天爱妹好相貌,夜晚做梦都想交。

做梦想交难拢边,但求再梦得相连,  
念妹夜长睡不着,翻来翻去像挨煎。

妹采苻菜嫩又多,左挑右掐好灵活,  
妹比嫩苗还好看,弹琴邀你同欢乐。

妹采苻菜鲜又好,左挽右齐素手巧,

【笔记】

1、男子发现所爱,爱之却苦于不得接近,于是直率坦荡抒发情感。纵然“单相思”,怅惘夹着期盼,也要极力示爱。本诗不啻是宣言,还有声有色,有情有爱,动静结合,情景夹叙。男子在即兴抒发自己的心境过程中,小波微澜,柔软缱绻。这就是《关雎》。

2、《毛诗序》说它是“后妃之德也,《风》之始也,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”。——《关雎》本是即兴逗趣的情致,人生的甜蜜纠结,一时的缠绵思绪,《毛诗》一下子就把它讲成天下夫妇道德的“范本”,顿时毫无生气了。孔子谓此诗“乐而不淫,哀而不伤”。——琴瑟钟鼓,乐实有之。哀在何

处?却实难寻。朱熹说它是反映“周之文王生有圣德,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”。——分明是说远了。

3、《关雎》本就是当代山歌似的古代民歌,译文应是古代民歌与当代山歌风的融通对接,完全可以将古代抒情主体换位为当今男性,以其角度抒发视觉观感和动情心曲。我将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”译为“洲上斑鸠叫咕咕,问妹有夫没有夫。妹是苗条好配偶,哥想娶妹共一屋”,正是这样。将“求之不得,寤寐思服。悠哉游哉,辗转反侧。”译为“做梦想交难拢边,但求再梦得相连,念妹夜长睡不着,翻来翻去像挨煎”,是《关雎》原文化入了广西山歌母体,获得方言基因和表达方式之后的重生唱诵。

4、“窈窕淑女,琴瑟友之”“窈窕淑女,钟鼓乐之”,我译为“琴瑟觐妹邀不动,莫非耍动钟鼓邀?”结尾句打了个问号。意趣在于,后生看上了姑娘,用琴瑟去撩动她,尽管那琴瑟乐音“它在说我,它代替我说,它知道一切”(尼采),足够深情真挚达意的了,却还是打动不了姑娘。琴瑟撩不动,莫非耍敲击不得轻易动用的祭祀重器钟鼓,那巨大的响动才惊动得了她吗?后生感到彷徨无措、忐忑了……这是《关雎》八桂山歌版剧本情节的终局,看来不至于逾越原文的本义。

5、《关雎》原文就是如此的绝唱高踪,久无嗣响,是几千年唱诵不倦的名篇。八桂山歌就是如此地与《诗经》有两三千年的缘分,要不然哪能转换得如此无缝对接,声气相投,身遥心迹,灵犀相通!

## 《廉州往事》：北海历史的现代化通俗化表达

□ 李美皆

有一次,我在北海老城一个名为“火烧床”的路牌下徘徊,不明白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。这时,一位白皙瘦小、戴着紫色棒球帽的老先生驻足,与我一并仰头,同时问我看什么。我说出缘由,他声音骤然大了起来,手指远处:“你去那边的新华书店,找一个叫梁思奇的人写的一本《生于六十年代》,关于北海的什么东西都有!”我说,梁思奇是我的朋友。于是,老先生打开了话匣子。我读过《生于六十年代》,里面并没有“火烧床”,但它就是让一位老先生坚信里面有求必应,无所不包。这就是一本书的莫名神力了。

近几年,梁思奇的创作达到井喷状态,除了在朋友圈看到他产量惊人的文字,还有与文字同样高品质的大量自制视频,两者都属于北海文化史志类话题。梁思奇已经不年轻了,但他却在一般人准备迎接夕阳红的时候,人生节奏发生了不凡的突变,变得如日中天。他全面转向文化,踏上独善其身自得其乐的文人之道,走出一条扬帆尽后的退守之路。自古文人喜欢寄情山水,而这就是梁思奇的“山水”。

梁思奇的新著《廉州往事》,是北海历史的现代化通俗化表达。某种程度上,北海历史就是古合浦县历史。诚如书中所言:“我讲合浦、廉州的‘古’,有时笼统写成‘北海’,因为北海的‘古代’就是历史上的合浦、廉州。”确乎如此,旅居北海已久的我,都从书中获得了许多关于北海的有趣信息。比如,钦州有个“天涯亭”,廉州有个“海角亭”。在古人眼里,“天涯海角”并不是海南那个“鹿回头”,而是钦州和廉州。以前只知道海南有个“天涯海角”,却不知更早的“天涯海角”就在自己身边。

治史首先要有史料来源。梁思奇的史料来源主要是《廉州府志》《合浦县志》《广东通志》《高州府志》等。《廉州往事》正是借助地方志,把陈旧的历史书写得生动入味,使得我对这些史志也充满好奇。将来的人们要了解北海历史,也许多半不会去翻看那些史志,却会阅读《廉州往事》。梁思奇举重若轻,化繁为简,给当今和后世读者提供了一条快速走近北海历史的捷径。

这部书的意义将在两个维度打开:横向上对于北海这个地方的意义,纵向上对于北海整部历史的意义。北海有如此挚爱地方史志的文人,实在是一件幸事。他经过自己的消化和转化,把过去变得通俗有趣,使今人重新拥抱了一方水土的历史,并看清自己的来路。

梁思奇写作《廉州往事》属于兴趣使然,兴之所至,完全没有史学家的身份负累和心态压力。他写得放松,文本空间便轻松疏朗;他不端着写,刻板的历史便在他笔下变得随和,读者更容易代入。比如,他把古代的事物替代为当下的,《他曾争取廉州自己出题“高考”》《合浦一位“全国模范县长”》《一个名号“娘里娘气”的知府》等。这些题目带着亲和感,使读者感到“不隔”。他写孟尝怀揣着年轻时为寡妇申冤的那股倔劲,“革易前弊,求民病利”,换成现在的话语,就是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。他用当下流行语言来讲述历史,使读者一点即通。他把古代的官职翻译成现代的,使读者一看即懂。他还对著名的孟尝“珠还合浦”的传说,作出了现代生态学的阐释,这也是一种与时俱进。

汉代设置了合浦郡,首府廉州可能是中国最古老的县城,一直有着出清官的传统,以“廉政”为核心的南珠文化流传至今。正因此地清廉的官员甚多,唐太宗李世民才将“越州”改为“廉州”。梁思奇书中写道:“合浦珍珠也叫‘廉珠’。它有两个意思,一是产于合浦郡治所在地廉州,二是因为东汉时合浦太守孟尝实行‘德政’,发生了‘珠还合浦’的奇迹,合浦珍珠成了清廉的符号。”

廉州地处岭南,一向是朝廷贬官的去处。他们在这边海僻地,劝农勉学,保境安民,以清廉自许,成为尽忠履职的能臣良吏,全然没有因为仕途摔了跟头而一蹶不起。

这个廉洁之州,承载了许多高洁文人的失意与不屈,淡泊与自持。梁思奇写廉州之“廉”的同时,亦是在向古代的大儒先贤致敬。

写作是一项寂寞的事业。那么,一个写作者,支撑自己的精神体系来自哪里呢?某种程度上就来自这种心意相通。梁思奇无功利的北海史志写作,正是一种文人精神的承续,其低调的坚持里包含着儒者百折不回的柔韧。

一个人的文字里,有自己走过的路,看过的书,经过的事,《廉州往事》之于梁思奇,正是如此。



□ 韦宣合(瑶族)

时间和记忆相互交织,在一道道掌纹里蔓延。而我,在爷爷的掌纹之中徘徊至今。

爷爷从教40年,他曾辗转地苏、保安、东庙等地任教,是一名任劳任怨的乡村教师。他跋山涉水,只为把山的另一边风光采摘给他的学生。月色未散,他便翻山越岭赶往学校;山风一吹,他总是挂念着那几个衣着单薄的孩子;下课铃响,他会沿着足迹编绘的学生家庭地图,马不停蹄去家访送学。他曾和家长种了一天的玉米,把学生从地里“抢救”到课堂,也曾将一分工资掰成三分用,一把又一把地帮扶困难学生。他在冬雷夏雨之间,收获了一场场春华秋实。

秋天,月积水,带露去。赶路了大半辈子的爷爷,收起了课本,从山顶上下来,回归晨起暮归、晴耕雨读的田园生活。他在门前空地开辟了一块菜园,保持着劳动的姿态,闲时看天空里浮云悠游,地上蜜蜂蝴蝶引来的热闹,把片刻变成了永恒。此时,爷爷的掌纹是一片森林,在大山的深处独自茂盛。

儿时的记忆总是闪亮的、鲜艳分明的。我是家里年纪最小的孙子,到了上学年纪,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,爷爷成了我的“伴读”。年少的我,把爷爷的太阳花养死,摘桑葚被爷爷训斥,背着爷爷偷摸下河游泳,那些往昔都悄悄成了昨天的眼泪。我紧握着爷爷的手,一起穿越田埂、小巷和下雨的大街,白云变成骏马在蓝天驰骋,青山浮在溪流之间,清秀俊美。有爷爷温暖而厚实的手牵着,便成了我的童年。在掌纹的路口,我不迷路,也不慌张,因为有阳光

一直照进森林的裂缝。

后来,我的掌纹成了一条反复的河流,成长的烦恼倾泻而下,四季更迭,听不见山里的回声,在前方的路口和爷爷失散了。爷爷把自己变成一棵树,把根扎回土里。此时的他,只是希望屋檐下的燕子安全回家。

家里人习惯城市的灯光和车流,一度想把爷爷移栽到身边,爷爷却说自己喜欢黑夜和土地。

爷爷时常自言自语,好像只有反复谈,才不会忘记。他喜欢把子孙的事情同瓜果讲,叮嘱它们按时成熟。他又把子孙的归期刻在墙上,板书了一片又一片,完全忘了台下已经没有了学生。他把冰箱视作伟大的发明,恨不得把四季的瓜果蔬菜送进冰箱,期待着山那头疲惫的云朵飘回来,给予可口或是晴朗。

爷爷的暮色是随着夕阳一起落下的。寒冬还未过去,患了阿尔茨海默病的爷爷已经瘦得很厉害,瞳孔之中已看不到子孙的模样,但还是亮着等我们。

春天刚到,爷爷便去世了,一切戛然而止,气温比冬天还要冷冽尖锐。在处理爷爷后事的时候,我又紧紧握着这十几年未曾触碰的手,布满老茧、伤痕累累,让人心痛不已。他的右手心是一片模糊的掌纹,岁月在他手上,冲刷出一阵阵深深浅浅的沟壑,似群山之间的羊肠小道,蜿蜒曲折,又似一条条干涸龟裂的河床,露出大地的脉博。

爷爷成了回忆,丰盛还在继续。一家人再聚首时,丰盛的饭菜,满载的一桌人,把茶斟满,把酒饮尽,诉说着与生活的抗争,爷爷变成相框里的人,一直注视着子孙们。